

大数据导入大模型批量输出案件线索

江苏苏州:数字检察应用中心成为数字化办案全流程闭环中枢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葛杭 吴瑞清

近日,记者在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2025年以来,苏州市检察机关原创研发的3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推广,已有300余家异地检察院应用这些模型开展检察监督。这一成果的背后,是苏州市检察机关4年来的默默耕耘。自2021年10月“数字检察”作为新名词在苏州第一次出现起,苏州市检察机关始终紧扣数字检察战略要求,在制度创新、模型研用、延伸治理等方面不断探索,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数字检察发展道路。

打造全流程“数字中枢”

2025年2月,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聚焦数智创新融合,力争将苏州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全国影响力的“数智之城”。以此为契机,2025年,苏州数字检察也来到了一个新起点。从“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提质增效”重点项目的确立,到数字检察应用中心的集成建设,再到“大数据”和“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每一步都留下苏州数字检察的坚实足迹。

通过发布数字监督模型申报指引、上架规范指引、试点应用指引等系列指引,苏州市检察院从模型研发到推广应用进行全流程规范提升,形成鲜明的“市院统筹、基层参与”模式;在研发环节,对基层检察院的新模型创意进行“业务+数字”认证和“建模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线索准确性”三轮评估,再统一纳入全市监督模型研发清单;在推广环节实行“五步推广法”,从经验输送、数据输送、技术输送、线索输送、案件输送五个方面形成模型构建和业务经验的双共享、双输送;在应用环节实行“四步应用法”,以事前评估、试点推进、总结经验、全面部署方式筛选确定全市统筹应用模型,统一纳入全市监督模型应用清单。

2025年以来,苏州市检察机关统筹研发、升级各类监督模型28个,部署开展“数字+业务”联合专项监督7次,运用模型集中移送案件线索27批次4871条。从数据到模型再到案件线索,数字检察应用中心在各个环节为苏州两级检察院提供全方位指导和支撑,真正成为全流程的闭环中枢。

“我们为两级检察院提供全量卷宗信息检索、规范化要素信息提取、开放式要素信息抽取、公开数据批量抓取等全场景数据挖掘能力支持。”据苏州市检察院数字办主任李雅婷介绍,苏州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应用中心进一步强化了对全市检察机关的技术供给,在多模态解析技术基础上深度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为数据清洗、线索筛查等场景提供支持,降低模型应用和推广门槛。

例如,张家港市检察院在应用“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时,向苏州市检察院提交数据治理协助申请。苏州市检察院通过数字监督平台对72万余份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数据治理,向张家港市检察院反馈符合要求的要素数据620万余条。张家港市检察院将这些数据导入模型后输出线索,进一步研判后成功办理22件虚假诉讼监督案件。

数字赋能“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为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数字检察工作要求,苏州市检察机关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数字赋能检察监督。

“我们要以更加聚焦业务‘急难愁盼’的模型研发思路,更加务实管用

的模型应用路径,更加先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推动‘四大检察’更加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苏州市检察院二级高级检察官刘军介绍,苏州市检察机关聚焦“四大检察”业务领域,积极推进监督模型场景应用体系化建设,持续打造虚假诉讼监督集成模型、知识产权保护集成模型等监督模型矩阵。

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以知识产权诉讼牟利的情况愈发常见,一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中小型企业经济酒店、民宿等经营主体,批量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部分公司持伪造的授权书向法院提起无事实根据的虚假诉讼,误导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使部分无侵权行为和侵权故意的酒店、民宿被判承担侵权责任。为此,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构建“影视作品放映权”“碰瓷式”“虚假诉讼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比批量挖掘虚假诉讼线索,推动苏州市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专项排查,相城区检察院已提请抗诉监督成案1件,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应用该模型发现系列案件线索8件,均已开展监督。

零售药店作为获取药品的常见渠道,与群众健康息息相关。为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构建“零售药店规范经营监督模型”,通过分析比对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注册信息等问题线索630余条,苏州市两级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推动相关部门整改执业药师违规执业问题131人次,新增注册、配备执业药师381人。

据统计,今年以来,苏州市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领域对依职权监督成案的贡献率分别为19%、43%、30%、35%,数字赋能“四大检察”的作用进一步显现。“为推动数字检察监督模型应用,我们构建了‘智慧外脑’”

探索“数字化社会治理”新路径

2025年,苏州市检察机关在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底座的基础上,迭代引入Deepseek大模型,利用其多维度信息处理和深度语义分析方面的优势,探索构建人工智能法律监督模型。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为扩充团伙,多用“听课、充场、代购”等话术掩护洗钱、维护电诈设备等实际工作内容,通过网络招聘等途径非法发布各类“低学历、低要求、高薪”的招聘信息,诱使广大求职者应聘。为此,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构建“网络招聘领域反电信网络诈骗监督模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招聘信息更加智能高效的分析治理。

“简单来说,以前我们需要先扮演老师的角色,教模型学习设定好的规则,模型学会后才能处理数据,比较费时,处理结果也不一定准确。现在,我们不需要提前设定规则,也不需要教模型怎样学习运行规则,大模型可以直接理解你的需求,帮你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线索筛查准确度。”

苏州市检察院检察信息技术部科员吴瑞清告诉记者,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应用该模型筛查线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整治“清朗行动”,并会同公安、人社、网信等部门达成联合治理共识,同步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普法活动,从源头上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力供应链”。

苏州市检察机关通过规则前置、模型共享、联合共治等方式,已会同教育、消防、住建、审计等部门开展模型

共建与联合应用13件次。这不仅是个案监督的源头治理,更是将数字化的治理方式都一并共享,以建立“数字屏障”的方式把社会治理推到最前端。例如,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构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禁止监督模型”,筛查相关违法犯罪人员在学校、培训机构等单位从业线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风险提示函等方式督促职能部门及时核查并清退这些人员。针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准入资格审查难题,苏州市检察院与市教育局对接

案件线索由单点发现到几何级搜集

“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模型提示,某酒吧曾向未成年人售酒,这与小亮(化名)的供述一致。”今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卢晨常态化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比对涉案信息,锁定辖区一家酒吧存在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情况。

在卢晨办理的案件中,17岁的小亮与同伙多次实施“拉车门”盗窃,涉案金额近2万元。盗窃得手后,小亮常用赃款和其他未成年同伙前往娱乐场所消费。经查,他们曾用1300余元现金在某酒吧消费洋酒套餐。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昆山市检察院将该线索移送行政执法部门,并同步发出磋商函。目前,行政执法部门正在进一步查办中。

“小亮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卢晨介绍,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进入的情况时有发生,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遭受侵害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但单一消费行为看似轻微易被忽视,导致相关线索发现

升级监督模型推动剔除虚假债权300余万元

“我院升级构建了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通过打造‘全局扫描+精准定位’的监督矩阵,依法打击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行为,持续守护公平正义底线。”近日,记者从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了解到,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上架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后,已应用30余次,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推广。

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的构建源于3年前的一起民事监督案件。在王某与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监督案中,办案检察官发现王某与王某某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存在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2023年底,张家港市检察院依法制发再审检察建议,督促法院剔除虚假债权,维护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

该案暴露出此类虚假诉讼的典型特征,如起诉发生在执行拍卖之后、案件数量多、诉讼标的金额大、庭审缺乏对抗性、案件以调解结案、审理时间短、代理人高度集中等。2023年11月建成套取执行款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依托该模型,检察机关可以将司法拍卖数据与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文书数据进行碰撞,通过设置起诉时间节点、诉辩无争议、快速审结、直接参与分配等类案规则,发现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

串通提起虚假诉讼以逃避执行线索。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可以综合采取训诫、制发再审检察建议、移送相关犯罪线索等方式开展监督。

2024年,套取执行款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在某某系列虚假诉讼案中再次显现威力。某某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分别与其他4人串谋,隐瞒自己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由4人作为原告提起虚假诉讼并获得调解书,在执行阶段参与分配执行款,以此帮助某某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张家港市检察院分别就上述案件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并向公安机关移送相关案件线索。2024年11月,某某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虚假诉讼不仅侵害个体权益,更侵蚀司法公信力与社会诚信。考虑到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套取财产分配的情况在破产领域时有发生,2024年8月,张家港市检察院联合苏州市检察院,将套取执行款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与破产领域虚假债权监督模型深度融合,拓展监督规则,升级构建了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依托升级后的模型,张家港市检察院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5件,推动剔除虚假债权300余万元。

公益诉讼检察引入“智慧外脑”

打开公益诉讼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点击首页上方的今日新增线索,逐一排查核销……这是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马一斌每天上班后的“固定动作”。这一工作习惯的养成,源于该院在数字检察领域的创新探索。

为破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线索发现难、优质线索少等难点问题,今年2月,姑苏区检察院数字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协作,共同研发公益诉讼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通过“数据自动采集+线索智能分析+办案全流程辅助”三位一体模式,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引入“智慧外脑”。

“这个系统基于Deepseek大模型构建起全域数据采集网络,实现了多平台数据融合和智能分析。”姑苏区检察院数字检察部门干警胡恩国介绍,公益诉讼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接入了12345热线、文物保护单位等5个政务平台以及抖音、美团等6个社会平台的实时数据,可以基于大模型解析文本提取关键信息,进而自动生成公益诉讼线索库。该系统还具备智能线索分析功能,能自动标注线索位置并生成“风险热力图”,为检察官

让消费者玩得开心也吃得放心

简餐自助、特色小吃、时令水果……走进苏州市相城区某养生SPA会馆,映入眼帘的除了琳琅满目的餐饮服务,还有张贴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厨干净整洁,操作井然有序。店主张大姐骄傲地向回访检察官介绍:“现在店里不仅提供餐饮服务,人员也经过专门培训,顾客吃着放心,我们生意更火了。”

2024年12月,相城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院式足道店为消费者附带提供餐饮服务,但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备案。类似这样以美食为特色的KTV、棋牌室、私人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在苏州还有很多,“休闲+美食”的混搭经营模式愈发红火,其中是否藏有食品安全隐患?检察官立即开展调查。

然而,休闲娱乐场所往往分布较为零散,且考虑到保障消费者隐私,这些场所相对封闭,现场调查进展缓慢,难以实现监督效果。为高效获取商家经营状况,精准排查线索,相城区检察院决定借助大数据之力。“我们通过网上查询获取了辖区474家休闲娱乐场所的名称、地址、营业执照等基本信息,加上美团、大众点评抓取的平台商家信息,以及



图①:2024年11月,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未检部门研讨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监督模型应用情况。



图②:今年5月,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访辖区休闲娱乐场所,对专项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

图③:2024年底,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通过构建涉黄案件刑民公益诉讼监督模型深挖追捕追诉监督线索。

电子数据审查分析实验室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线下调查提供数据参考。

今年3月,姑苏区检察院接到一条反映辖区某外卖店食材以次充好问题的投诉举报线索。“是否还有类似投诉?哪些无堂食外卖店的投诉比较集中?”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检察官在公益诉讼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内设置添加“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线索主题。不到5分钟,系统就筛选出70余条相关投诉线索,精准锁定20余家可疑商户,并提示某商场附近的商家是集中投诉区域。检察官据此展开线下调查,确认10家店铺的20余份食材存在以次充好等问题。随后,姑苏区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监管部门对相关外卖商家开展监督检查并依法作出处理。截至目前,5家发现问题的商户均已完成整改。

“该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智能辅助,使线索挖掘效率大幅提高,文书质量更有保证,检察办案也更加规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展该系统的应用场景,重点优化其数据采集和分析功能,让数字检察更好地服务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姑苏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杰表示。

(本报通讯员李国春 胡国华)

让消费者玩得开心也吃得放心

从行政机关获取的许可备案信息,形成基础数据库,进而建立了休闲娱乐场所违法从事食品经营监督模型。”该院民行行政与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刘凤琪介绍。

经过数据碰撞,检察官发现多家养生按摩店、KTV、棋牌室会为顾客提供各类餐食,但其营业执照不包含餐饮服务,也没有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食品经营行为处于监管盲区,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2025年1月,相城区检察院依法向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移送大数据监督模型筛查出的15个问题商家和200余条风险线索,建议开展休闲娱乐场所专项整治。目前,相关部门已出动执法人员388人次,检查休闲娱乐场所199家,督促43家休闲娱乐场所依法完成食品经营许可或备案。相城区检察院还制定了《经营风险提示函》,向相关经营主体发放100余份。

“休闲娱乐场所违法从事食品经营监督模型经苏州市检察院推广,已在全市范围内累计向各基层检察院推送线索400余条。消费者在玩得开心的同时,也能吃得放心了。”相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浩说。

(本报通讯员高楚韵)